

□马小红

“杂兽医”马进龙： 用专业治愈，用爱心温暖

一

“丫头，你是不是头发落得厉害？”

“面色苍白，眼皮浮肿，看着有气无力。湿气重，气血虚。”

“你有空来找我拿点药，我顺便帮你调理一下。”

每每与兽医叔叔碰面，他的开场白总是这样单刀直入，叫人觉得不虚的脚步也虚起来！

我开玩笑：“是牛药吗？”

他哈哈大笑：“你是牛吗？”

我们心照不宣，这些戏谑之言是我们的一种寒暄方式。

马进龙，回族，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尔镇下旧庄村一名普通的兽医。虽踏入不惑不久，从医经验却有二十余年。

他是个忙人，要见他只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家有病畜，二是偶遇。我属于后者。虽然我们既是同村又有点沾亲带故（按辈分我得叫他叔叔，尽管他大不了我几岁），但他实在太忙，碰个面都不容易。

这几年随着他名气的增长，关于他事业方面的传说越发神乎其技，说什么两三个兽医断定救不回来的牛被他救活了呀，又说什么卧在地上两天没起来的牛被他拍了拍肚皮就站

起来了呀，更有甚者说病人膏肓的牛羊见到他后浑浊的眼神都会清亮起来……都是好评。就算我这个很少关注他的人也总能从犄角旮旯里听到关于他的故事。于是，当我最近一次在塔尔镇碰到他时，便硬是拽着这个忙人叔叔问东问西。

——“你每年平均诊疗有多少例？以哪些牲畜为主？”

“每天都有，最少两到三例，多的时候也可能每天六七例。但是有些病例需要连续治疗三到七天，所以平均的话，保守估计每年有五百多牲畜被我亲手诊疗过。诊疗对象包括牛、羊、马，其中以牛居多。”

——“你所诊疗的病症有哪些？接触最多的病症是什么？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病症？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人类的已知疾病有上千种，牲畜也不例外。不过毕竟是跨物种，透彻了解需要时间，我们能做的是尽力为之。我接触过的病症杂七杂八，总结下来有传染病、寄生虫、误食中毒、营养缺乏、消化不良、骨折、肺炎和难产…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病例。那是2020年的八月份，在化隆县的一个养殖户家里，我见到一头后半身关节几乎全部高高肿起来的花牛。仔细观察后确诊它属于化脓性滑膜炎。对牛而言是常见的疾病。但是这么严重的还是第一次见。花牛无法站立，它的眼神里只剩下被疼痛

折磨后的绝望与哀伤。我当即给它消毒做手术，划开受伤关节处的皮层时，一股奶白色的掺着少量血丝的浆质液体带着浓浓的腥味喷涌而出，我听到那头花牛吐出粗粗的一口气，我轻轻抚了几下它屁股上没有创伤的地方算是安慰，同时心里暗道：一定要让这头牛尽快好起来。太可怜了，让一个很普通的病把牛折磨得这般痛苦，绝对是养殖户的不负责任。清理完创伤处并清洗包扎后，花牛双眸微闭进入休息状态——我肯定它至少有三天没合眼。那头花牛在我诊治一周后痊愈并开始正常进食。我处理过很多滑膜炎，但是因为养殖户的大意和不负责任使牛接近半身不遂的只有这一例。所以，养殖户对牲畜的尽心程度对牲畜的健康至关重要。”

——“会不会被地域限制？出诊最远去到哪里？”

“医者仁心，怎么会被地域限制呢！无论来自哪里的求助，无论多远，也不管什么时间，我都尽量以最快速度到达。说个夸张点的话，湟中、平安、门源、互助等地我跑的次数就像去家里的堂屋小房一样频繁。牲畜也是生命，不放弃每个生命，这不只是职责更是志向目标。如今国家对农村畜牧大力扶持，也着重培养专业兽医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兽医。我也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，但是首先至少要守护好我所在的这方土地上的牲畜。目前为止，诊治过最远的病例在玉树曲麻莱。道路虽远，所幸没有辜负牧民朋友的期待。”

——“兽医这个职业危险系数高不高？有没有想过转型？”

“相较其他一些行业，兽医的安全隐患肯定是很大的。首先，人的力量在大型牲畜面前是微不足道的，尤其是成年的牛。医治过程中它们会踢，会顶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我的右腿大腿骨被踢裂，拄了整整三个月的拐杖。而平时被踢踩得淤青、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，随身的手表手表被损坏也属难免。俗话说‘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’嘛。其次，常年接触病畜，有得传染病的风险。布病，即布鲁氏菌病，属于人畜共患传染病。于兽医，这是易感染但治疗却很麻烦的病。它的危害极大，严重时感染者关节肿胀疼痛、浑身乏力、无食欲，会瘦脱形。除了布病，寄生虫和病毒也不能小觑。总之，预防为主；平时注意个人卫生，接触病畜前要做到消毒及防护，接触病畜后更要做到彻底消毒。预防人畜共患传染病，不只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家人甚至社会的负责。至于转型，目前为止还不考虑，等有合适的接班人再说吧。”

当他谈起自己的专业时，用词严谨但口气愉快，全身更是散发出一一种自信的气场……

我驰骋在他描述的救治牲畜的故事里，“众生平等”“三百六十行，行

行出状元”这些话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二

在我们聊天时，他接到一个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养殖户的求助电话，说是牛误食铁丝需要他的诊治。显然，接到电话的他很着急，立刻准备开车前往。因为要先去家里带些药，于是我便以搭顺风车回家为由坐上了他的车。

他的车子是一辆很普通的轿车，内饰简单干净，后座上放着两个纸箱子，一个装着未开封的吊针瓶子，一个装着一些盒装的药物，他说都是些盐水、青霉素和消炎药止痛药之类，如果遇上紧急情况来不及回家取药，可以做到有备无患。车里有一股消毒水、中药和牛粪的混合怪味。虽然怪味在鼻腔横冲直撞，可我却未感到不适，一想起这个味道与驱散牲畜痛苦有关，登时觉得心安，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些被他治愈的牛羊中的一个。我想，即便是陌生人，只要坐上这辆带着怪味的车，也能对他的职业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

三

在车里，他说了一番富含哲理又通俗的话：“人们听到兽医就感觉这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，其实，牲畜简单又真诚，和它们待在一起身心轻松愉快。牲畜最是懂得感恩，只要对它们全力以赴，用真心呵护，它们就会回以你最真挚最深情的眼神。对我，那是最大的回馈。而牲畜之所以没有人类特有的一些疾病，原因也正是它们的简单。所以，丫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往前看，心放宽。人生在世，怎么开心怎么活。”

我很佩服他的开朗豁达。有人评价他是“人杂，本事大”，这里的“杂”，不光是指他并不高大的身材，应该还有他的相貌。本来，年龄应该多少在他脸上留下些痕迹，尤其身处农村。可他面色红润饱满，找不见不惑之年的迹象。我肯定，这与他的乐观性格相关。

而据我所知，他在升学、求学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坎坷，更要命的是，他结婚后，四个孩子中只活了一个……

若追究他乐观豁达的原因，除了他对待职业的坚守、严谨和热忱，还有两样：运动和慈善！

单是看他的身高，你大概率不会相信他是下旧庄村的篮球教练，但实际上，他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对篮球上心，常常活跃在村里的简易篮球场上。慢慢地，他的球技和事业一样蒸蒸日上。近几年，但凡周围乡镇村庄有“村BA”，他总是忙里偷闲召集村里热爱篮球的小伙子组队参加，小伙子们也总是推举他做教练。他的篮球



出诊中的马进龙。

队就叫“兽医队”。“兽医队”属于自发组织，虽带着下旧庄村的人在各处崭露头角，但他从不向村委会伸手要经费，服装、伙食还有路费都是他自掏腰包，按他的话说“就是喜欢，没办法！”2025年2月，在大通县新庄镇兰隆村举办的全县篮球邀请赛中，马进龙被授予“优秀组织奖”，而类似的荣誉他手里“不下一巴掌”（不少于5个）。

如果说他对篮球的热爱高调张扬，那么他从事爱心活动则是低调沉稳。关于这一点，他只是轻飘飘地说“不值一提”。可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虚：他家里有很多双新鞋，摆起了一面墙，车子后备箱也常备着几双新鞋。他行医所到之处，经常给人赠送鞋子，还定期给人送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。而且只要遇到一些不是很富裕的养殖户，出诊费、医药费分文不取……

有一年夏天，我在桥头镇等公交车时与一位老人聊天，他得知我是塔尔镇人后便问我认不认识“杂兽医”。“杂兽医”就是马进龙，在塔尔镇，说起兽医马进龙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茫然，但是一提起“杂兽医”，八成的人都知道。老人告诉我他是极乐乡人，家里的两头牛是老两口的重要经济来源。有一次因为牛拉肚子去找杂兽医配药，杂兽医知道他的情况后，不光没收药费，还送给他大袋的面粉和大桶的油。之后，只要杂兽医到极乐乡出诊，都会去看

看他们老两口。老人提起杂兽医时双目湿润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听着老人的故事，我心头泛起一圈圈感动的涟漪，同时为有这样一个人有格局有爱心的乡亲和亲戚而暗暗自豪！马进龙的善举远不止此，可他并不以此为傲，像地下河流默默滋润着土地一样，若非从乡邻口中得知，他自己绝口不提。

从2018年开始，他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接诊过程。翻开他的快手账号主页，他的努力和艰辛一目了然。然而他说：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依然选择做兽医……或许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，兽医的地位没有医生高，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旁人的偏见而放弃自己的选择。反而用自己的专业去行动、去爱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喜爱。“杂兽医”，在我心中平凡却熠熠生辉！

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



中国梦·青海故事征文



马进龙和他接生的牛犊。

□李积英

魏晋金扣蚌壳羽觞

此件魏晋时期的金扣蚌壳羽觞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南滩砖瓦厂，长13.7厘米，宽10.4厘米，高3.5厘米。羽觞是中国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，因其形状像爵，两侧有半月形的双耳，就像鸟的双翼，故名“羽觞”。这件羽觞以较大的蚌壳做杯身，呈椭圆形，浅腹，平底，口沿及双耳用黄金包裹。羽觞制作精细，造型优美圆润，光泽晶莹锃亮，白色蚌壳与金色镶边交相辉映，和谐自然。

南朝梁元帝萧绎在《采莲赋》中吟道：“鸂首徐回，兼传羽杯”。羽觞盛行于战国到魏晋时期，为日常生活用具，多以

木胎作器，也有铜质耳杯，蚌壳镶金口的耳杯极为罕见。此器极为华贵，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，能体现出其主人尊贵的身份和地位，应为其生前喜爱和使用之物。

古人饮宴，必以音乐伴之，方能尽宾主之兴。《礼记·投壶》：“请行觴”，是举觴相劝酒的含义。颜延之《陶徵士诔》：“念昔宴私，举觴相海。”古人礼仪，以双手执耳杯饮酒，不似今人单手执杯。古时天子用爵饮酒，公卿以下用羽觞饮酒。《楚辞》曰：“瑶浆蜜勺，实羽觞些。”即用漆勾往羽觞中酌美酒。《汉

书》云：“酌羽觞兮消忧”，说的是以酒倒入羽觞之中，饮酒消愁。

“曲水流觴”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游戏。夏历三月，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，大家坐在河渠两旁，在水中放置酒杯，让酒杯顺流而下，待其停在谁的面前，谁就取杯饮酒，这种游戏非常古老，逸诗有云：“羽觞随波泛”。周代有水滨祓禊之俗，祓禊指洗濯身体以除去凶疾的一种祭祀仪式，朝廷指定专职的女巫掌管此事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记载有郑国阳春三月祓禊的情景。汉代时三月上巳被定为节日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：“三月

上巳，官民皆褻于东流水上，洗濯祓除，去宿垢，为大洁。”最初的上巳是指三月上旬的巳日，魏晋以后上巳已被定为三月初三，成为一个重要节日，洗濯身体的风俗逐渐演化成临水宴客和郊外踏青。东晋永和九年（353年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，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谢安、孙绰等42人，相聚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的兰亭，修禊祭祀仪式后，举行曲水流觴的游戏，42人饮酒咏诗，所作诗句结成了《兰亭集》，王羲之为该集作《兰亭集序》。从此曲水流觴，咏诗论文，饮酒赏景，历经千年而盛传不衰。

百件文物说青海 51



魏晋金扣蚌壳羽觞。

本文配图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